

履行正義、愛好慈善、虛心與 你的天主來往：俗世中的默觀者

Peter McIsaac SJ 著

何穎儀 譯

那不愛的，也不認識天主，
因為天主是愛。（若望一書 4:8）

在我們的信仰裡，有一點非常清晰簡明，那就是：啟示指出了天主是愛，而這天主的愛在耶穌基督身上，成了有血有肉的人；當我們成為這天主的愛的肖象和器皿時，人生的目的便圓滿地實現了。

這些信仰裡的基礎真理，十分容易被隱藏或遺忘；我們或會以複雜的理據，使之模糊起來，或被各種膚淺的慾望，分散了注意力。教會歷史裡很多偉大的聖人和奧秘者——有時甚至是其他宗教信仰的偉人——均提到天主是簡單直接的，可以在祈禱中、於內心深處，或在日常生活中、平凡的事件及關係裡，與祂的愛相遇。

這次演講將會探討，我們對「默觀」的理解，如何幫助我們在生活的各個層面裡，被天主的愛所轉化。然而，在此之前，或許先要澄清某些詞彙的意思，因為不同的靈修作者，在運用這些詞彙時，各有不同的演繹。

1. 個人及內心與主相遇

在悠長的歷史裡，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祈禱方法；這些方法，源自一些著名的歷史人物，僅舉幾例如下：埃及的聖安當、聖本篤、聖依納爵·羅耀拉、聖德蘭·亞維拉（大德蘭）。各個方法均有其獨特的個人默想方式，並逐漸發展成為不同的「靈修傳統」。

另有一群更多的人，稱為「奧秘者」；他們有深度的默觀生活，縱然他們沒有創出一套獨特而有系統的祈禱方法。他們有深切而直接的、與主相遇的經驗；為一般人來說，這些是超凡的經驗：他們描述神視、撰寫詩詞，只是這些通通都難以形容他們與主相遇的經驗，他們通常稱之為神聖結合。除了上面所列外，這些人還包括聖奧斯定和聖莫尼加、聖方濟·亞西西、聖朱利安、諾威奇、聖十字若望、聖德蘭·里修（小德蘭）等。

無論如何，有一點是很清楚的，就是要達到於心靈深處、與主的默觀結合，並不限於某一種默想方式。例如，在聖依納爵·羅耀拉所著的《神操》裡提到，在神操的不同階段，他建議使用不同的方式。有時候，他提出運用想像力進行默想，並稱這為「默觀」；不過，他認為所有的傳統默想方式，均有助我們在祈禱中，與主相遇。

雖然聖依納爵提過，默觀的一個特別解釋，就是運用想像力，作為一種有效的默想方式；不過，他也講及「默觀」的一般解釋：就是一個帶動我們敞開自己、與主相遇的靈修操練，在當中意識到天主真實、慈愛的臨在，並以感恩和愛，去回應這個與主結合的邀請。觀此，聖依納爵自己對默

觀的理解，並不限於某種特定的默想方式。為他來說，默觀有更廣的意義，並與那更廣闊的奧秘傳統，有不少相通之處。

多瑪斯·梅頓（或譯牟敦）為默觀下的一個定義，同樣也擴闊了我們對默觀的理解；默觀不只是某種特定的個人祈禱方法：

「默觀是一個人的理性與靈性生活的最高表現。它就是那生活的本體，全然清醒，充分活躍，完全知道自己活著。它是個屬靈奇觀。它是對生命、對存在的神聖本質油然而生的敬畏。它是對生命、對醒覺、對存在的感激。……默觀，最重要的是，領悟到那（生命與存在的）源頭的實在。」¹

為梅頓來說，默觀是生命、是奇觀、是敬畏、是感激、是領悟。聖依納爵的奧秘主義的核心，就是在他的個人默想裡，意識到「**天主在萬物中**」（他從闡釋自己的內心活動，辨別出這點）；不但如此，他更在他日常生活的各項活動裡，及在他的關係網絡裡，意識到這點。他在芒萊撒（Manresa）的終極光照經驗，正是使他驟然意識到天主就在萬物中；這個與主結合的經驗，打開了他的思想，去迎接天主的真理，也敞開了他的心扉，去迎接天主的愛。這個經驗，在他內產生了一份無可言喻的敬畏，使他充滿深切的感恩，並引發他渴望慷慨地奉獻自己的生命，為愛主而服務。

¹ 梅頓（Thomas Merton）著，羅燕明譯，《默觀的新苗》（*New Seeds of Contemplation*）（香港：基道出版社，2002），頁1。

有關聖依納爵在茫萊撒與主相遇的經驗，我想強調兩個重要的特點：第一，他知道那個神聖結合的緊密時刻，是自己配不起的，也不是自己賺來的。第二，這個經驗轉化了他對默觀的理解；默觀成為了一個辨別天主臨在的整合過程，既可透過祈禱的靜默，亦可透過生活中、各種團體或社會層面的活動而達致的。

2. 與主結合是一份恩賜

聖依納爵發覺，在茫萊撒度過了一段長時間的嚴修生活（守齋、減少睡眠、不在意個人衛生，及長時間的默想）後，神聖結合的恩賜便自然出現，毫不費力。由於他很小心謹慎，他肯定意識到自己配不起這份恩賜。在茫萊撒，他也清楚明白到，這個神聖結合並非靠他自己的努力而達致的。

後來的聖十字若望，在分辨主動和被動的黑夜時，對這方面有更詳盡的解釋。在主動的黑夜裡，我們可以進行一些方法，幫助我們調較或準備自己，去迎接這個結合的時刻。然而，在被動的黑夜裡，我們經驗到人性的匱乏和無能，帶動我們敞開自己，完全超越人間的圖像、思想和渴求，與主相遇。那是在黑夜裡的一份領悟，超越自身的能力和限制，並產生敬畏和感恩。不過，這個相遇是由天主發起和完成的，是一份恩賜。

這個結合的恩賜是驟然出現、不可預知和毫不費力的，而這些特質把默觀的概念，從個人祈禱的做法，擴闊至那能使人轉化、並滲透整个人生經歷的天主的愛。驟然出現 ——

及不可預知——就是這樣，聖依納爵與天主的愛相遇，並改變了他對一切的看法。

較早前，我曾造訪一所度默觀生活的修道院；其中一位修女講了以下這個故事：

曾有一位較年輕的修女（四十多歲），和四位較年長的修女，一同住在那修道院裡。年輕修女渴望做神操，並獲長上批准，儘管團體裡的其他修女，對此均抱懷疑態度。她完成後回到修院，在第一天晚餐時，團體裡最年長的修女說：「好吧，經過 30 日的靜默和祈禱，你看來並沒甚麼不同呀！」

年輕修女邊吃晚餐，邊抬頭望向那位年長修女，溫柔地微笑道：「你說得對，我看來並沒甚麼不同。」稍停片刻，她續說：「我看來並沒甚麼不同，**但你有。**」

那位年輕修女，對於與主相遇的特質，有深切的體會。從某些方面來看，我依然是那個我，世界也許依然是那個世界。我與主相遇後所改變的，是我對自己、天主、別人和世界的看法。一位奧秘者曾說：「若愛沒有使你改變，那麼很可能你愛得不夠深。」我們內心與主的結合，會改變我們的「目光」，更會改變我們「自處」的方式。

3. 與主相遇和歸化

聖經裡，歸化的希臘文是“metanoia”。很多時，我們以為這純粹是指**相信**一些新的東西。其字面的意思，是指我的思想超越了我平時的想法。如此，我認為這也涉及一種嶄新的**目光**。

這似乎就是聖依納爵歸化的核心：這個歸化遠遠超乎單單一些信念上的改變。事實上，他的宗教信念可能只有很小、甚至沒有改變。他與主**相遇**，並以一種深切而直接的方式，進入天主的慈愛和憐憫中，那是遠遠超乎一個信念。固然，這為他帶來了嶄新的體會，改變了他的想法，而他的各種渴求也得以重新排序。無論如何，可以肯定，他在茫萊撒與主相遇的經驗，帶給了他辨別天主臨在的一些新途徑：不只單單透過默想，而是可以在萬物中默觀天主。他能以嶄新的「目光」去看萬物；他開始用他的心去看，就是那顆曾被天主的愛所感動、並與之結合的心。

教宗方濟各在過去十年間，多次強調在我們生活的個人、團體和社會層面裡，歸化的重要性。他清楚指出，歸化是在我們之內（在我們的個人祈禱中），以及在我們的世界裡，辨別天主臨在的一個新途徑，並能促使我們慷慨地回應那個與主結合的邀請。

他的《願祢受讚頌》通諭提到：

「宇宙在天主內發展，天主充滿宇宙。

因此，一片綠葉、一條山徑、

一滴露珠及一位窮人的面龐，

都可以發現奧祕的深義。

我們的理想不僅是由外而內去尋找

天主在人靈上的行動，

也是要在一切事物上找到天主。」（233號）

當我們在祈禱和默想中，在內心與主相遇，便會發現天主是愛、一份貫穿萬物的愛。那愛不只是在默想中**觀察**到，而是好像滲透進我們的內心，並轉化我們。愛並非只是一種吸引力、情感或渴求：它是一個超越我的「自己」的活動，是我交付自己給「對方」（天主、我的近人、團體、萬物）作為禮物。

故此，真正的默觀，就是當內心感應到天主的「愛的凝視」、並以愛去回應的一刻；就是彼此交付自己給對方作為禮物，在當中我們與天主在愛裡合而為一。那是超越感覺、意念、圖像和渴求的一刻，抓住我們，並轉化藏於最深處的那個我。那份籠罩著我們的敬畏之情，實在難以表述，因為我們驟然意識到自身能力的匱乏，同時意識到恩寵在我們身上，成就了我們自己不可能成就的事。

然而，透過自己的努力，我們**可以**敞開自己，去迎接那超越我們的恩寵。

加爾默羅會修院院長盧德·波若斯（Ruth Burrows）提出：

「我們每個人，之所以為人，正是為與主結合而被造；這是我們的本質。在我們內藏有，或更好說，我們自己**就是**，為這結合的潛力。」²

默想的做法，是規律化生活的一個好典範；這種規律有助我們重新排序各種渴求，並培養專注聆聽的能力，好使我

² Ruth Burrows, *Ascent to Love*, p. 19.

們超越各種自我中心的既有思維。然而，各式各樣的祈禱方法，只能帶引我們，到達與主愛的結合的門檻；只有天主自己，才能帶著我們，跨越那道門檻。一旦結合了，我們的心便能在不同場合裡，渴求、尋找和辨識這個神聖的臨在和慈愛，不只在獨處和靜默的深處，更在各種複雜的人際關係裡，以及在萬物的奧秘中。

發現天主是愛、與祂愛的相遇，使我們把對默觀的理解，重新定義為**關係**；這促使我們擺脫自我中心和自我沉淫的孤獨和隔離，轉變為意識到「對方」，並與之結合。偉大的本篤會士若望·邁恩（John Main），寥寥數語便表達了這點：「默想組成團體。」故此，真正默觀的指標就是：被天主的愛所感動，並對這個覆蓋我們生命的每個時刻、每個層面的慈愛臨在，有更深的辨識。

4. 分辨神類

故此，為聖依納爵來說，一切默觀的核心，就是這個**分辨**的過程；那是體驗到天主的臨在，並熟悉祂如何揭示自己的愛——或在我的祈禱深處，或在我日常的各種經歷中。在辨別時，我渴望、我意識到、並專注於天主慈愛的臨在。

很自然地，聖依納爵也提出了多項「檢視」的方案。首先，他邀請我們，在祈禱後花點時間，回顧先前意識到天主臨在的時刻，以及那份臨在如何影響了我們。同樣，我們的每日檢視（或一般稱為「意識省察」），也是一種基本功夫，去回顧天主聖神在當天不同的事件和關係中的臨在。

特別要注意的是，上述對祈禱的檢視以及意識省察，首要的是**辨別**天主的臨在，其次才是檢視我對那次相遇的回應。意識到天主的臨在，與天主的愛相遇，能深深地影響我們：我們或會有情感的牽動，或會有更深的理解，也或會激發出一個渴求。然而，我們是否經驗到內心的神慰，並非取決於我們的回應。我們經常會用「良好的感覺」或正面的渴求，來形容神慰；不過，情感的牽動雖然為感應自我覺醒是重要的，但卻可以是虛假的。一方面，「良好的感覺」可以製造虛假的神慰；另一方面，痛苦或悲傷卻可以使我們與天主的愛合而為一。聖依納爵和聖十字若望，不約而同地都有這些體會，盧德·波若斯亦曾用以下言詞，優美地表達了這點：

「我們越是把心思念慮，專注於我們的主耶穌身上，便會越少關注事情是困難抑或容易、我們感到開心抑或傷心。

我們要使自己，成為對自己不重要。……逐漸地，情感的能量便會轉移，其對象亦會改變。

我們便會從自我中心裡釋放出來，成為能夠真正、純粹、無私地去愛的人。縱使外在環境充滿壓力和張力，甚至缺乏安全感，仍能保持心境平和，處之泰然。」³

正如我剛才提過，為聖依納爵來說，真正的默觀在於與主愛的結合——即我們的內心和天主的愛連結起來。故此，在他的《神操》裡，當他定義神慰時，他特別指出，重點是

3 Ruth Burrows, *Ascent to Love*, pp. 33-34.

這份與主在愛內的結合；至於是否有各種強烈的情感，伴隨著這個經驗，並不重要。

其實，我們對「正面的感受」的期盼或希冀，或會使我們分心，或會阻礙我們，辨別天主的臨在，以及與主可能的結合，而這個結合才是默觀的目標。在黑暗裡加深的愛，豈不正是一種成熟的愛嗎？

相反，神枯是一份內在的不安，並通常會產生各種形式的自我沉淪、自我中心和自憐。特別要注意的是，**自我覺醒**與**自我沉淪**不同。自我覺醒的結果，是交付自己作為禮物，這種交付是任何親暱的愛內必然有的；而自我沉淪的結果，卻是缺乏愛的能力。故此，神枯產生孤立和隔離：使人辨別不到天主的臨在，也進入不到那神聖的相遇。

5. 天主的愛在人身上的各種面貌： 痛悔、感恩、同情

以這種愛的流動，來描述神慰和神枯，是重要的，原因有二：首先，這有助我們得知真正神慰所產生的內心活動。其次，也有助我們明白到我們的默觀——愛的相遇和回應——是涉及如何在不同場合裡，辨識天主的臨在，或在個人祈禱的親暱中，或在日常生活的各種關係和活動中。

我認為最能顯示「神慰」的內心活動，包括**痛悔**、**感恩**和**同情**。讓我們稱這些內心活動為「觸動」，以把它們與情感、渴求和體會區分開來。每種觸動，都代表著一份愛的流

動：痛悔就是意識到我傷害了我的愛侶；⁴感恩就是意識到交付者的愛；⁵同情就是與對方（在愛內）結合，藉此我進入到他們的現實當中。⁶

我提出以這三種觸動，作為神慰的上佳指標，是因為每一種觸動，均可理解為一種愛的表達。此外，我也認為，天主的愛在這些觸動裡，取得肉軀，誕生在人現實的處境中。可以說，它們是天主的愛在人身上的各種面貌，三者都在我們人性經驗的範疇之內，然而，每一種卻以其獨特的方式，使我們敞開自己，去迎接天主的慈愛和憐憫的超越性。倘若這些都被辨識為真愛的表達（一種超越自我沉淫、而是從一己走到「對方」的活動），那麼，它們肯定是天主的神慰臨在的標記。

痛悔、感恩和同情，不但是在默想深處，辨識神慰的重要內心活動，它們同樣是在日常生活的龐大關係網路裡，辨識天主的臨在和祂的工作之重要指標。天主聖神——在我們生命的每個時刻都在工作，並貫穿萬物的每個層面——祂會轉化我們，成為天主的愛的器皿，推動我們在我們的近人、社會，以及一切受造界的兄弟姊妹當中，默觀天主的愛。我本人既辨別到這份愛，也散發出這份愛。

4 痛悔與罪咎或羞愧不同。罪咎或羞愧，有時候可以是十分自我中心的；在罪咎或羞愧裡，我完全被我「自己」的形象佔據了——或是我對自己的負面形象，或是別人對我的形象。

5 要注意這裡的焦點，是意識到交付者，而非對於所給的禮物本身的自私慾念。

6 同情遠遠超越一種關愛或情感的牽動，其通常用於福音裡耶穌身上，他的同情是天主的愛和人的愛最完美的結合。聖依納爵在《神操》裡提出，我們如何可以完全進入耶穌的同情：首先在他的公開傳道生活裡；然後在他受難和死亡的痛苦裡，與他結合；最後在他復活的喜樂中。

這些分辨神類的原則，能夠帶領我們，在個人祈禱中認出天主，同樣也能指引我們，在日常生活中默觀天主。耶穌在靜默和獨處中，培養他與天父的結合；之後，他從內心深處的這份愛出發，在他的一切關係裡，默觀天父的愛。耶穌在他的福傳事工裡，所懷有的感恩和同情，與他在祈禱中所懷有的，有著同樣的默觀深度。

6. 整合祈禱和日常生活：俗世中的默觀者

不久前，我為仁愛會修女主持了一次退省。退省中，我談到《路加福音》10:38-42 所載，耶穌到訪瑪爾大和瑪利亞的家的事件。這事件大家必定耳熟能詳：耶穌到拉匝祿的姊妹，即他的兩位好朋友家中作客。瑪利亞被發現坐在耶穌腳前，陶醉於這個相遇中，專心聆聽他的教導；瑪爾大卻正忙於準備各樣東西，為伺候耶穌。這時，瑪爾大感到非常不悅，並向耶穌抱怨，指她的妹妹瑪利亞完全沒有幫她的忙。耶穌溫柔地回應她說：

「瑪爾大，瑪爾大！你為了許多事操心忙碌，其實需要的惟有一件。瑪利亞選擇了更好的一分，是不能從她奪去的。」

我曾多次聽過，這段經文，被解釋為默觀和日常生活的庶務之間的對比。更甚的是，我曾聽過，這個故事，被解釋為基督徒生活的兩種召叫——修道院的默觀生活，及「較次等的俗世生活」，即家庭和工作的俗世生活——之間的分

別。我懷疑這種錯謬的屬靈等級，已深深地嵌入了我們的基督徒意識裡。

加爾各答的聖德蘭修女，為垂死者的服務裡，有著默觀的特質——就是在仁愛會修女服侍的人身上，辨識到天主慈愛的臨在之奧秘——這個特質，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；因此，我向修女們提出，或許我們在自己之內，可以同時找到瑪爾大和瑪利亞。基督徒有些時刻，可能清楚意識到天主慈愛的臨在，而卻在另一些時刻，會被繁瑣事務纏擾著，甚或意識不到天主的存在。

我甚至想到，我們會否有時寧願選擇，被瑣碎和無謂的事所分心，以逃避聖神的轉化工作。我問修女們：「是否可能——甚至必須，把在我們之內，所發現的瑪爾大和瑪利亞，合而為一呢？」省會長修女膽怯地舉手，並說：「神父，德蘭修女在她的私人信件中曾經提過，在其中一次她個人與耶穌的相遇裡，耶穌指派給她的任務就是：在仁愛會裡，把瑪爾大和瑪利亞合而為一。」

顯然，我的問題既不是新，也非原創。事實上，我敢大膽說，這是自最初期的基督徒開始，修道人及所有在俗世中進行福傳事工的人，都會經歷的屬靈挑戰。年輕的加爾默羅修女，聖德蘭·里修（小德蘭），從她純樸的心，說出以下的話：

「你們也很清楚，我們的主不會著眼於我們所做的是否偉大，甚至是否困難，而是著眼於我們做事時所懷的愛。」

也許我們可以換個稍微不同的方式，說以上的話：「重點不是我們做甚麼，而是我們怎樣去做。」不過，這話還有後續：「我們怎樣去做，影響著我們做甚麼。」也是同樣重要的。

小德蘭的「小道」，或許是我們去理解、祈禱和日常活動之間的整合的最好楷模。在祈禱中與耶穌的親暱，及在一切活動和關係中與耶穌的結合；為她來說，默觀就是兩者無縫地合而為一。

故此，從某個角度來看，當提到祈禱和日常生活之間的整合時，給人的印象是，有兩個不同的現實境況，須要使之合而為一。不過，為那些奧秘者和大聖人來說，他們的內在屬靈旅程和日常活動，兩者共結合於一個不斷擴闊、不斷深化的與主的默觀結合當中；這個結合能使人不僅在內心深處、同樣也在日常活動中，辨識到天主的愛。

我們在萬物中尋覓並找著天主。在祈禱的親暱中，我們經驗到的同情和憐憫，轉化我們的行為，並以嶄新的方式，重新定義我們的各種關係。此外，這也改變我們對自己和世界的「看法」，調較我們的做事動機，並重整我們的各種渴求。為某些人，這可以是個突如其來的歸化；但為其他人，則是個較為循序漸進的轉化。在一些奧秘者的著作裡，也會發現這個與主不斷深化的結合，是有不同階段的：或許最初是內在的覺醒和光照，之後那個相遇不斷的深化，直到擴闊至在生活的每個層面裡，也意識到天主的臨在。

7. 在近人身上默觀基督的面容

我想提出，內在的覺醒往往是在萬物中、辨識到天主的持續轉化的前奏。那些產生敬畏和奇觀的、神聖密契的「高峰體驗」，似乎在黑暗的時候、被天主的臨在籠罩著，才見成熟。正是在這些黑暗的時候，我們才能辨識到一種光，那是我們平常的意識不會留意到的。就在這個似乎是黑暗和空虛之中，一種新的愛——一種無條件的天主的愛——誕生了。這須要經歷痛苦的自我割捨，離開自我沉淪，並且完全降服。我們必須擺脫、對屬靈高漲的時刻的眷戀；這樣，恩賜便不會變成比賜恩者的愛更重要。

例如，在加爾各答聖德蘭修女的一生裡，眾所周知，當她決意去過一個新生活、全情投入地為被遺棄者服務時，那些在她之內、為她所熟悉的神慰活動，變成祈禱中的乾枯和黑暗。然而，那個黑暗並非沒有天主（否則我們便會稱之為神枯），而是讓她以一種嶄新的方式，去辨識天主的光：即在貧窮人和垂死者身上。

加爾各答的聖德蘭修女，當她還是一位年青修女時、在默想中與天主的初次相遇，到了這時，正在進行一個徹底的轉化，變為在最邊緣的人身上，辨識到天主的臨在。她不再是俗世中的一位默觀者；相反，俗世成為了她默觀的一個新機遇。可以說，這種情況在奧秘者中，十分普遍：在聖方濟·亞西西的奧秘中清晰可見，在聖依納爵·羅耀拉的靈修傳承裡，亦同樣明顯。

先前提及過的，天主的愛在我們心內，取得肉軀，化成痛悔、感恩和同情三種觸動，對此十分重要。這裡我想集中

講論同情的本質，我認為同情遠遠超越一種情感的牽動。在同情的活動裡，我進入到對方的人性經驗；我與他們連結起來，成為他們的一分子，在愛的屬靈層面裡，與他們結合。

這份在天主的愛內，與他人的彼此結合，啟發聖保祿明白到，信徒的團體其實是「基督的身體」：

「天主這樣配置了身體，
對那缺欠的，賜以加倍的尊貴，
免得在身體內發生分裂，反使各肢體彼此互相關照。
若是一個肢體受苦，所有的肢體都一同受苦；
若是一個肢體蒙受尊榮，所有的肢體都一同歡樂。
**你們便是基督的身體，
各自都是肢體。」**（格前 12:24-27）

故此，在同情裡，我們不但在「對方」身上，辨識到天主的臨在，而且更與他們合而為一。我們一起進行默觀，製造了共同辨識的可能。

8. 個人和團體分辨

教宗方濟各在他 2013 年的《福音的喜樂》宗座勸諭裡提到：

「聖神的聖化力量在所有受洗者身上運作，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，……天主的奧祕之愛是為人類，祂以信仰的超性

意識 (*sensus fidei*) 來裝備全體信徒，並以此意識幫助他們分辨甚麼是真正來自天主，…… 聖神的臨在給基督徒對神聖事物一種與生俱來的意識，還有智慧，甚至當他們欠缺精確表達的資源時，他們能直覺地掌握這些現實。」 (119 號)

因著聖神的恩賜，我們得以對天主臨在的各種標記，有所認識。隨著這份臨在的「經驗」，在我們的個人生活裡，有所增長——透過我們進行「檢視」及有規律的默想——我們能夠培養出分辨的恩賜，即是對天主的轉化臨在，從只有一種直覺的感應，增進為在內心深處，清楚和自信地意識到天主的行動。

隨著對天主的意識的增長，我開始在我的各種關係的形成和轉化裡，默觀這個臨在——這份天主的愛。這位聖神，連結著我們各人，也敞開我們的心，在別人身上默觀這份天主的愛。在天主面前，我們合而為一，成為一個身體。在同一身體內，我們得到醫治、得以修和，並被派遣；同時，也在我們中間，辨識到天主的愛。

分辨並非單是我們在作個人決定時，為著使自己與天主的旨意合而為一，而個別去做的事。倘若我們充分體會到那份愛的連繫，它使我們合而為一，成為基督的身體——那份愛的連繫，就是那使我們組成基督徒團體的天主聖神——我們便不會對分辨的這個理解，感到訝異。其實，分辨也是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團體、應當持續進行的事；就是在聖神內，在各式各樣的關係裡，默觀天主。我們在教會內的兄弟姊妹

身上，默觀天主的臨在；在同一的基督身體內，我們因聖神合而為一，共同默觀天主的愛。

在團體敬拜裡，在聖事的慶祝裡，以及在各式各樣的事工裡，我們真實地經歷到，在同一個身體內，與主相遇、愛慕天主、事奉天主。故此，在團體分辨裡，我們默觀天主在我們中間的臨在，並投進聖神所締造的神聖結合當中。

因此之故，團體分辨並非單單尋求各個個人判斷的聚合（無論那些個人判斷，是否基於個人祈禱的結果），而是藉著一個過程，產生一種共識；這個過程是團體以一個整體的身分，去辨識天主的臨在和為團體的旨意。這正是初期教會的運作模式。《宗徒大事錄》記載了耶路撒冷的首批門徒，如何以一個分辨的過程，嘗試去解決出現在不同語言群體之間、使他們分化的結構性不公（宗 6:1-6）、一場威脅到「基督的身體」之完整性的衝突。同樣地，有關處理外邦人而引致的團體分化，以及猶太法律在不同文化群體的習俗裡，是否適用（宗 15），亦引發了一個分辨過程，去辨識一個共同前進的路向（這個過程形成了日後教會內各級的「會議」，“synod”）。

顯然，這些會議過程，沒有廢除機構層級的架構；反而產生了一些權威位置，其中有那些被認為是耶穌的緊密伙伴，以及那些在祈禱和福傳事工上，均與天主十分親密的人。我認為，能否成為初期教會的領導層，取決於他們能否在團體裡和俗世中，辨識天主的臨在，以及能否找出一個途徑，使基督的身體和天父的旨意合而為一。

然而，教會的領導層，更是取決於他們能否聆聽所有成員的聲音，以及能否在他們身上，默觀天主的愛。這就是他們屬靈智慧的基礎，也是這種默觀的修為，引領著他們進行分辨。這裡所講的共識，是由「有經驗的」領導者帶領、共同進行默觀、所產生的一種對天主的意識，並與祂合而為一。這是一種團體的默觀功夫。

近年來，藉著稱為「靈修交談」的過程，推動了團體分辨。然而，這也是默觀的一種方式。交談雖說是「屬靈的」，但並非意味要討論的事，與俗世現實無關。那是屬靈的，因為交談的過程，基本上是默觀性質的：即在愛的交流中，與天主合而為一，並在人性經驗裡，辨識天主的臨在和活動。⁷

這個過程本身也令人獲益：先是個人祈禱的分享（在聚會前，先給大家一段經文進行默想，並在祈禱中，檢視自己的內心活動）；然後，在彼此分享的過程中，留意自己的內心活動，並辨識天主的臨在；最後，嘗試找出一些共同的內心活動，這些活動可能指向一種神慰，意味著聖神正在帶領和指引著。

這個過程的結果，不一定是政治上最精明的，或策略上最聰明的，甚或是最多人支持的；而是使我們與天父的慈愛（亦因此，祂的旨意）更緊密地結合。這就是所有默觀的結果。

⁷ 神慰的團體模式，會產生真正的共識，作為分辨過程的果實；這些模式是清晰的，但與我們在內修生活中，進行分辨所產生的神慰，十分類似：即信、望、愛三德的增長；痛悔、感恩、同情的內心活動。

總結

與主在默觀中結合，能在我們之內，激發我們在萬物中、尋覓和找著天主的渴求：即是，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事件、人物和活動裡，辨識天主的臨在和工作。能夠在我之外的「對方」，或是別人身上，或是另一文化裡，發現到天主的愛的各種新模式，那是何等美麗啊！因著同情，而與「對方」結合，在當中與主相遇，那是何等震撼啊！這一切為我來說，經常都是神慰的重要來源（和表達）。我對此感到驚訝，為此感恩，並把一切默存心中，反覆思量。

故此，默觀是一個從個人內心、走向俗世的活動，為認出天主的愛，為回應結合的機遇，並成為這份愛的一個工具，讓別人去默觀。這就是「默觀的團體」彼此所分享的；這就是我們所說的「眾人一心一意」，也是我們基督信仰奧秘主義的核心。